正誼堂全書

D1-13
743
26

門仁13
號743
卷26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南平康濟海仝校

漳浦蔡衍錄

遵堯錄五

李沆

壽寧柳瑆

太宗時以著作佐郎直史館賜五品服雍熙中左拾遺王化基上書大言自薦帝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生士也可並試之明日並命爲右補闕知制誥沆位二人之次特升於上未幾召入翰林充學士賜金紫弼違獻可多

明治三七年購求

沃上心天子知其才乃有意於大用涪化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帝乃循名責實沆勵翼一心將明庶政名器有倫人無僥倖四年以本官罷去

眞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明年以本官平章事沆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帝諮其故沆曰臣備位宰相公當公言之苟背同列密有啓奏非讜卽佞臣每嫉此豈復自爲之耶帝嗟賞之

將詔庶官上封直言有指中書過失請行罷免者帝覽之不悅謂沆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儆之沆曰朝廷比開言路苟言之當理宜加旌賞不則留中可也況臣等非才備員台輔儻蒙見黜乃是言事之臣有補朝廷帝曰卿眞長者耳

臣從彥釋曰自古諫官論事執政者多忌之又惡聞過失杜塞天下之口惟唐之裴垍與李沆二人不然垍之相憲宗也諫官有論事者必奬激之使盡言而章聖時有指中書過失者帝欲責之沆曰朝廷比開言路顧言之當理與否耳歸咎於己而自謂非才非忠於事君以天下國家爲一體者其孰能之

咸平五年春帝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煩盛因命擧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擧此觴沆辭避至數

四訖不受帝爲之變色翼日王旦謁之逡巡語及力辭
酒事沆曰天下庶事尙多有未濟者人主豈得言治安
遂極論治體以爲自古人主好尙之弊有三不好色則
好兵不好兵則好神仙以臣觀之聖性如此必無好色
好兵之累第恐異日爲方士所惑沆老矣思念相公適
當之耳

景德初北敵寇邊沆當居守之任坐鎭京國令行禁止不
戮一人使天下無南顧之憂同德一心光輔大政明年
進門下侍郎王旦前此已任參知政事及是西北二方
猶梗羽書邊奏無虛日每延英盡訪王命急宣或至晡
昃不遑暇食旦謂沆曰安得企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燕
息矣沆曰國家强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晏安未必
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

臣從彥釋曰常人之情方當有警時不能隨事應酬
或至失措及太平多暇則怠忘而不知變生無形沆
以國家强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晏安未必
無事則其所見過於常人遠矣

沆內行修謹識大體外居大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
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因以語維維乘閒達亮語沆曰
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

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計北有强敵西有巨寇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搢紳中若李宗愕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論猶不能啓發言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卽帝必自論功以希寵奬此有何可採而與之接語耶苟屈意與相親則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爲我謝馬君沆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足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議者謂此正唐人陸象先庸人擾之之論也

臣從彥釋曰李沆之言以常人觀之甚得太平宰相之體必不至若張湯輩取祖宗法度紛紛更張以擾天下之民然太宗好論錢穀呂端寇準等不能言而張觀能之眞宗崇信天書王旦等不能言而張奭能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可厚誣以天下皆無人堯曰檐於衆舍己從人又況其下者乎此則沆之失也沆之相也是時丁謂尚爲兩制寇準屢薦之未及進用準一日言於沆曰如丁謂之才搢紳無幾相公不用何也沆曰丁今已爲兩禁稍進用則當國矣若此人者果可使當國乎準曰然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沆曰唯唯行

且用之他日願勿悔也及謂秉政未幾而準有南遷之禍

初沆當無事時常與王旦說及方士之說及西北二方有警又曰異日天下宴安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其後北鄙和好西人款附不十年閒西祀東封旦講禮儀治財賦力不暇給追憶其言使人即其家圖像拜之服其先識

寇準

太宗時以通判鄆州召見帝謂曰知卿有謀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擾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云某事

帝曰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已自有兵甲恐召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衞皆令從之陛下按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但一黃門力爾帝以爲然東宮服事遂廢之

太宗久不豫時準在魏駙召還問以後事準謝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敢與也帝曰以卿明智不阿順故以問卿卿不應辭避準再拜請曰臣觀諸皇子誠無不令至如壽王得人心深矣帝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爲太子躬行告廟及還六宮皆登御樓以觀之時李后在焉聞百姓

皆歌呼曰吾帝之子年少可愛后不悅歸以告帝帝召準責曰萬姓但知有太子而不知朕卿揆朕也準曰太子萬世祀社稷之主若傳之失人誠爲可憂今天下歌其得賢臣敢以爲賀帝始解自是眷注益厚累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眞宗卽位併三司爲一使始命準爲之景德元年同平章事會契丹寇澶淵時大臣議宜戒嚴京城益兵圖西南之幸準面折之曰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皆淺議耳不足取也今寇涉吾地莫敢前卻陛下若親征賊當膽裂惡在他圖哉

帝至澶淵賊猶未退準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若今登城捻賊必矣帝從之將吏懽呼萬弩齊發射殺賊將王統軍者軍聲大振賊勢蹙遂乞通和帝以問準準畫策進曰如能用臣此策可保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恐賊心又生矣帝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聽其和蓋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北人得和準在軍中詔令有所不從及事平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豈得事成之速哉帝笑而勞之曰卿顧爲誰初帝幸澶淵乘輿方渡河北騎充斥至於城下人情詢詢帝使人微覘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

比之謝安

臣從彥釋曰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賢不可責備若準多私意强辨誠可惡至契丹寇澶淵折陳堯叟王欽若乖謬之謀勸帝親征赫然立大功於世蓋非庸庸者所能及也非才各有用故耶

準好賢樂善於知人尤明其所推薦若种放孫何丁謂等之徒皆出其門嘗語其親厚者曰丁生誠奇才然不堪重任其後自永興軍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丁謂爲佐一日會食政事堂羹汙準鬚謂起與拂之準曰君爲參預大臣而親爲官長拂鬚者乎謂顧左右大愧恨之帝既倦政而丁謂奸佞迎合太后有臨朝之謀準便殿請對曰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祖稷之丕謀若丁謂負才而挾奸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以輔少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流涕帝命中人扶起慰謝之明日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戶參軍

臣從彥釋曰古之用人以德器爲先才大而德不足祗爲累耳準始薦丁謂於李沆沆不可準曰若丁謂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及謂當國又不能容之

斥其挾奸不可以輔少主遂取南遷之禍準之南遷可也然使謂無所忌憚得結雷允恭以圖不軌皆準之由後之爲大臣者貪人之才而不究其德可不戒哉

初眞宗問兩府曰朕欲得一人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卿等擇之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準曰爲何文字曰例簿也準叱之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則安用我輩哉夫壞國政損王道正由中書屑屑檢例耳準在中書凡有爲多不用舊例皆此類也然三人相而不能久於位者或以此爲累

帝方不豫謂侍臣曰能成吾子爲帝而不朕虞者惟寇準李迪可矣

王旦

眞宗時蔡爲翰林學士人謂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帝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景德二年拜平章事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納誓約願守河西二邊兵罷不用帝遂欲以無事治天下旦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謹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羣工百司各得其職

趙德明納誓約願守河西己而以民飢爲言求糧百萬斛

大臣皆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乞以詔書責之帝以問
旦旦曰不可請降詔書諭之曰爾土災饉朝廷撫御遠
方固當賑救然邊塞芻粟屯戍者眾自要支持今敕旨
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可自遣眾飛輓帝大喜德明得
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矣遂止

時契丹征高麗帝語旦曰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
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
貢奉粲歲不至帝曰然可諭登州如高麗使來乞師即
語察年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款存撫之亦
不須以聞

帝一日問宰相曰方今四海無虞而言事者謂和好之利
不若克定之功也旦曰祖宗平一區宇每興功動眾皆
非獲已先帝時頗已厭兵今柔服異域守在四裔蓋帝
王之盛德也且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威望既
盛即須姑息往往不能自保功名輕議兵戎不可不察
也

臣從彥釋曰師旅之興必有謂也在易師之六五曰
田有禽利執言無咎蓋謂外裔猾夏寇賊奸宄以害
生民不可懷來也然後奉辭以討之猶之禽獸在田
侵害苗稼然後獵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不然則其

咎大矣執言奉辭也蓋明其罪而討之也書有甘誓
費誓詩有采薇采芑亦以此也後世失之乃有和好
克定之說至漢武帝時韓安國王恢爭辨紛紛不足
尙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裔詩曰莫敢不來王是也及其爲中國患也則亦驅之出境而已
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是也爲害則玁狁而取之不
邮也易之言是也此聖人之格言萬世不易之理也
王旦之對章聖皇帝也善則善矣然其理未明其事
無證謂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不能自保功
名是亦利之而已矣豈知言哉

祥符八年帝謂旦等曰人言中書窄言事稀接賓客政事
亦多稽留旦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方邊事
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動稟進止外人
不知是臣等無漏言也稀接賓客誠亦有之如轉運使
副提點刑獄切要藩郡知州及非常委任者臣等未嘗
見其有攜牘至中書者多是徼求恩渥大約中書事簡
加以動守程式不敢隨意增損循常細務應報或有緩
急亦無踰日限此外思慮不至事有未便未免重煩聖
斷耳帝再三慰諭之

旦嘗因便坐奏事帝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履行才

幹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旦等皆素知其爲人
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令俟歸朝擢以爲轉運使
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會外計闕官旦卽與同列擬
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其人投刺來謁旦以方議
委任辭弗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帝默然
不許退而歎駭者久之乃知昨暮造請雖弗見已爲伺
察者所糾矣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
於悔吝

臣從彥釋曰人主於宰相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昔謝
泌言之詳矣旦以外計闕官除一轉運使大臣所
嘗共薦者帝用伺察者之言而不聽非至誠委任大
道也夫君臣一體者也爲旦計者苟情行不通當力
言之以除壅蔽可也奈何以私謁之嫌欲自免於悔
吝天下之事有大於一轉運使者多矣每每如此則
其爲悔吝可勝言哉此旦之失也

初旦在中書帝獨倚任見有議事帝必曰曾與王旦議否
事無大小非其言不決自景德以來襲一聖休德之後
謹守成憲務在安靜外無寇敵之患者十餘年兵革不
用議者謂得太平宰相之體

旦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眾

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求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旦素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

旦任事久有於上前諭之者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他人有過失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勞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庸知非天譴耶由是坐者皆免

旦常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詠詠言者以爲不可帝以問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成規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更矣帝然之言者亦服旦之能用人也

宦者劉成珪以恭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以語旦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且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

王曾

眞宗景德中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時朝廷與契丹修好遣詔使以北朝稱之曾抗疏論列當稱契丹不當稱北朝

帝尤加賞激朝論韙之然使者已行遂已癸遷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帝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宮用大臣領使以曾爲景靈宮使不拜忤旨罷政出知南京曾之罷也日往候故太尉王旦屬旦疾因辭弗見既而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勳業德望甚大願某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辭避景靈宮使拂帝意然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某自循省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卽蹙縮不自容以是知其器度矣

天禧二年召爲平章事初眞宗不豫者久之莊憲太后方有臨朝之望仁宗居儲邸於資善堂決事物議籍籍咸有所去就會曾再貳鈞席語錢惟演曰皇儲沖幼非中宮不可獨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矣惟演以劉氏之姻亟入白之兩宮由是益親遂無閒言

臣從彥釋曰周成王嗣位之初攝政者周公而已炎漢以來乃有太后臨朝之事而後世襲其例遂以兩宮稱之或曰二聖皆非治世典禮也天禧中物議籍籍咸有所去就蓋母后聽從小人之利此安危禍福之機也而世常蹈之何耶若曾之言蓋亦救其末而已

乾興二年以章聖遺制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
久未定丁謂每欲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
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
允恭禁中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眾議以爲不
可上下隔絕中外惴恐曾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
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坐中書
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議既定人心乃安

景祐元年拜樞密使遷右僕射門下平章事曾始參大政
屬太尉王旦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告之曰某
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
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協曾
嘗誌之及執政之日遵行其言人皆心服

臣從彥釋曰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
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
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以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
志一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欲道之於民而
民從動之於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械於科
舉自童穉閒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則亦何
所不至也王旦章聖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
先望實苟人望未孚則雖告之曰某人才某人賢不

驟進也此眞救弊之良圖也曾之當國也遵行其言
人皆心服非已行之驗故耶
曾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莫不榮
之是時韓琦爲諫官因納劉子曾忽云近日頻見章疏
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
亦未免近名須要純意於國家事耳後琦果爲名臣
尹洙初入館編校四年欲得一差遣遂到中書援錢延年
例曾徐曰學士自行何爲在錢延年等列耶洙終身以
爲愧恨其畏之如此
曾當國時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者范仲淹時爲司諫乘閒

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少此耳曾徐
應之曰恩若已出怨使誰當仲淹憫然自失退而歎曰
眞宰相也
臣從彦釋曰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古之人有
舉之至於同朝而人不以爲德有廢黜之終其身而
人不以爲怨者合於至公故也故舉一賢使天下之
人知如是者皆可勉去一不肖使天下之人知如是
者皆可懲無非教也夫以明揚士類爲宰相之任此
諷言也曾答之曰恩若已出怨使誰當則是避嫌者
也避嫌非至公之道也仲淹聞而歎之蓋亦得之於

初而失之於末矣

曾嘗語人曰昔楊億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竊欽佩之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及當國內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卹之以金帛終不以名器私所親

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惺齋覆校
閩縣葉鈞軒竹卿分校
福州劉汝瑚友珊分校

議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福安吳瑞焉仝校
海澄張如蕙

遵堯錄六

杜衍　漳浦蔡衍鋭

仁宗時以擁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初夏人叛命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病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業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及衍至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校量物有無貴賤道

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
匄秣廚食如平時而吏東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
六七

慶歷二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
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衍始視銓事一日
選者三人爭某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
不能爭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
衍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
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
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

升堂使坐曹廳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子奪
一出於己居月餘聲動京師衍掌銓之明年以本官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苞苴寶貨不敢到其門是時帝厭西
兵之久出而民弊甚急用丞相富弼樞密韓琦及范仲
淹而三人者乃欲盡革眾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者
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

臣從彥釋曰昔唐明皇開元初盧懷慎與姚崇同秉
政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但具位而已其後司馬
光作資治通鑑深取之曰賢知用事爲同僚者專固
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是誠罪人崇唐之賢相懷

愼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中興之治故崇則有應變救時之稱懷愼有坐鎮雅俗之譽當時以爲奇遇後世以爲美談不亦可嘉也哉我朝慶歷時杜衍位登樞府職典銓衡當韓琦富弼范仲淹三賢並職之日乃欲盡革弊政以修擧紀綱而權幸小人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略無爾我之嫌書曰同心同德傳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嗚呼若衍殆庶幾矣亦豈讓於姚崇與懷愼者哉

仁宗自慶歷中力止內降之弊時有權幸干之者曰朕與內降不難然宰相衍公正介執必不出敕忽有不得已而降聖旨者衍皆收之俟及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帝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初帝嘗謂杜衍曰朕宮中被宦官女子求恩澤不得已降旨者但止勿行衍降拜賀曰陛下爲宗廟社稷發此盛德之言天下幸甚臣敢不奉詔退坐中書召當直史官具道聖語使書之韓琦聞之曰杜公可謂能釘鉸上詔矣

衍執政不久才百日輒罷去衍之罷相也以太子太保里居然聖眷不衰及將祀明堂帝謂文彥博曰朝廷耆老

之在外者朕欲致之以相大禮因以示古人尊事黃耆之意乃詔衍與太子少傅任布等二人陪祀衍以羸老不任就道具表謝以不得與觀盛禮爲恨帝復優詔勞之後王洙謁告歸南京入辭帝曰杜衍在彼卿爲朕問其安否

韓琦嘗語人曰杜祁公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爲善既知其人無復有毫髮疑閒者始某爲樞密副使而杜公爲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則曰某長渠三十歲耳尚有誤耶久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但曾經諫議看便將來押字某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也以此見杜公存心至公不以必出於己爲勝賢於人遠矣

臣從彥釋曰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己而惡人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爲心也以出乎眾爲心則以其不大故也惟大爲能有容善者其說之不善者其改之宜無彼己之異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已矣若衍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爲善不以必出於己爲勝其舜禹之徒與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衍爲人尤潔廉自剋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

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其立於朝廷
天下國家以爲重其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
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
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
及其施於民則簡而易行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間有
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
其責者

韓　琦

仁宗景祐中擢左司諫是時宰相王隨陳堯佐皆老病不
和中書事多決參政韓億石中立又頗以私害公琦

連疏其失久之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帝
迫於正論於是同詔罷執政者四人琦既攻退四執政
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
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遂寢

臣從彥釋曰凡爲天下國家者安危治亂是非得失
必有至當之論至正之理而宰相行之臺諫言之其
總一也至於宰相或取充位則臺諫不可以無言臺
諫或非其人則宰相不得以緘默趨於至當而已矣
仁宗景祐中中書事多不決而參政二人又以私害
公琦爲司諫連疏其失帝迫於正論遂罷執政者四

人此其職也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則非矣夫
臺諫官正可以觀人其德量器識足以當大任者莫
不皆見可則用之不可則去之奚屑屑然以知制誥
寵之哉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琦之言則
是也非有大器識者其孰能之
慶歷中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方倚左右
大臣以經太平之務琦自得選敕羣吏百司奉法循理
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是時范仲淹富弼與琦同在二
府上前爭事議論不同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
也議者謂琦等三人輔政正如推車子蓋其心皆主於
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大臣顧避畏
縮莫敢言琦乘閒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
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
不擇宗室賢者而定之以爲宗廟社稷之計乎不聽他
日又進言之乃以英廟判宗正寺琦既得請許立嗣矣
而宮人宦者環泣於內大臣小臣橫議於外帝意復動
臨朝默默不樂琦每伺顏色不知身之所容也洎英廟
謙避久之而帝意尤懈乃曰不如且放下琦遂從容對
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帝悟遂立爲

皇子

英廟既卽位之數日初挂服於柩前哀未發而暴疾作連聲大呼其語言人所不可曉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呼之徐徐方來遂擁帝以授之曰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圖戒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位哭泣處之若無事時歐陽修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眞不可及英宗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僞且遇內侍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慝者雖大臣亦惑顧未敢發口耳獨琦屹

然不爲衆說動一日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箇入宮門乃有許多錯耶自爾不敢妄有傳語言者

英廟既驟自外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簾下曰臣等只在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休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當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出吳奎長文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

琦在嘉祐治平閒當昭陵未復土英廟未親政中書文字日益於前一一從頭看看了卽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

者

神宗卽位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廟山陵使卽還引故事固請罷遂以節鎭出訖熙寧八年凡兩判相州一判永興軍一鎭大名王安石用事嘗上疏極論新法又論青苗其言切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乃已之琦之爲諫官也凡中外事苟在所知未嘗不言其啓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其在相府也事有當然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復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造次放過每見人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嘗自言作相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者須要包容不然不可一日處也歐陽修在政府時有自陳其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至琦爲相從容諭以不可之理同列有不相下者語嘗至相擊琦待其氣定每爲平之使歸於是雖喜勝者亦自默也

北都大內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甚壯琦之來也得旨修護之旣而客有勸以此詩進者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諭其意及韓絳來遂摹本進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此耶顧上方銳意西事老臣不當更道之耳

初富弼嘗薦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琦不聽弼曰若安石經

術才行乃不用耶曰安石經術才行某所備知此人豈可使長在人主左右必生事也已而果然在相州時雖老病不忘社稷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憂見於色或至終日不食

臣從彥釋曰王安石以高明之學卓絕之行前無古人其意蓋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觀之可謂名世之士矣故熙寧初富弼厲鷹琦乃謂此人不可使長在人主左右其後安石入翰林每奏對賜座之前惟事强辨及其大用也變更祖宗法度掊爲新說以取必天下之人茅靡其心而鑿其耳目流毒後世嗚呼異哉所爲貴於鑑明者爲其不可以形遁也所爲貴於衡平者爲其不可以輕重欺也觀李沆之於丁謂琦之於安石不啻鑑衡然不知二人獨何以見之如此其審此其可貴也已

范仲淹

仁宗天聖初權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至日大會前殿帝將帥百官爲壽仲淹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及太后崩有遺命立楊太妃代之仲淹曰太后聖母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時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還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

伏闕下爭不能得貶知睦州

仲淹自睦州徙知蘇州歲餘以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論事益切執政者忌之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而使他議之不暇也仲淹明敏決事如神事日益簡乃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時宰相得君權無與比或以己意任人人不敢言仲淹因對而言曰君當任人臣當任事若進用賢傑選擢近輔願出自聖意不宜專委宰相帝曰我不能盡記卿可作一文書來仲淹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坐是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言貶黜猶輕歐陽修貽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以朋黨出黜於是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播其事仲淹之知開封也嘗曰侍臣當輔翼天子之政教固宜朝夕論思以圖稱職如開封乃一郡之事耳政使如趙張輩功績何足爲報

臣從彥釋曰帝王之興尋常所謂才智藝能之士足以效一官一職者非無其人於千官百辟中求其最者若兼善澤民以天下爲心不忘王室者何其艱哉仲淹以侍臣命知開封謂趙張不足爲惟以輔翼天

于政教爲念則其賢可知也已傳曰器博者無近用
道長者其功遠仲淹有焉

寶元中趙元昊叛帝以仲淹才兼文武復職知永興道授
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
擇將皆畏不行仲淹奏請兼延安事以待寇至帝嘉而
從之閱兵得萬八千遣六將軍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爲
精兵賊聞之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
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可欺

慶歷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仲
淹每進見帝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上之用我者至
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一朝可也既而再賜
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
使疏於前仲淹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
餘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
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
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
與譖仲淹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左右會契丹與
元昊爭銀夏族於是麟府奏警仲淹乃自請出爲河東
陝西宣撫二寇聞之皆不敢動

初晏殊杜衍皆居相府而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以至臺

閣多一時之賢太子中允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
大臣分別邪正叅數百言仲淹與韓琦適自陝西來道
中得之仲淹撫股謂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了也琦曰天
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不成
臣從彦釋曰易大有之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
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當大有之時善者揚惡者遏
不使並進固君子所以順天休美之命也然忠佞大
分善惡察察不知有包荒之義則小人權倖者將無
所容而交結黨援何憚而不爲也仁宗時羣賢在朝
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失之於此此仲淹
等之所以見忌而太平之功不成抑有由矣嗚乎仲
淹可謂明也已
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在延州時築青澗城墾
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在慶州時
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
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
與將常不相識仲淹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
路皆用以爲法方元昊窺邊其主謀張元輩聞朝廷命
將若韓琦等但嘻笑而已獨聞仲淹至則相顧有憂色

富弼

仁宗時以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彌
請罷宴徹樂外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不從
及北人行之帝以爲悔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
言事彌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臣從彦釋曰宰相以天下爲己任者也推公心由直
道務使下情通以防壅蔽不亦善乎而惡聞忠言則
其人可知已仁宗時執政者禁越職言事彌因論日
食請除其禁此亦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之意而治亂
之機也

自西方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彌言知制

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
之宰相以付學士彌曰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盡付他
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家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
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
知樞密院事今兵與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帝曰軍國
之事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變內降令中
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
樞密院謂臣奪權彌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
慶歷三年兩除樞密副使彌言北人通好議者便謂無事
邊備漸弛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

陛下思外裔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
詰納上前逾月復除前命弼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
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弼副之歐
陽修余靖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弼既以社稷自任
而帝獨責成弼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閒數以手詔
使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弼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
所欲爲者遣中使三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
主北事弼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
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病爲本
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
始不悅矣小人既怨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之者帝雖
不信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
至和中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
士大夫相慶於朝弼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
議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
遣使分道相視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務
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夫人憂詔爲罷春宴故
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
宗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
仁宗熙寧中召拜左僕射平章事弼既至未見有於上前

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是必奸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時方苦旱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外使當上壽故末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示外裔乞並罷上壽從之卽日而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佞近忠良帝親書詔答之曰敢不銘諸肺腑終老是戒弼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弼始見帝問邊事弼曰陛下卽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曰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

是年八月弼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時王安石用事行青苗弼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擧常平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法新法行當自貴近始若置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僕射判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弼雖居家然朝廷有大利害

知無不言

弼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援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既勝必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臣從彥釋曰堯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者以其舉元凱去四凶也夫君子與小人相爲消長雖文明之世不能必天下無小人雖亂世不能必天下無君子惟能辨之使各當其分此南面之事而天子之所守者也故進君子遠小人則爲宜其職忠佞雜處小人在位是爲曠職矣天子而曠其職則亂亡而已矣故秦之亡也以李斯漢之亡也以張禹唐之亂也以林甫國忠其亡也以檜朴不可不察也富弼之言其後王之龜鑑也歟

同治五年重刻福州正誼書院藏板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寶惺齋覆校

邵武傅作梅和羹分校

侯官吳　敦菜斐分校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七

漳浦蔡衍鋭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南平康濟海仝校

羅源陳紹濂

遵堯錄七

司馬光

仁宗時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英廟初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光獨奮筆立議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

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等衰議成珪卽敕吏以光手稾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詢詢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黜降光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

神宗卽位首擢光爲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六帝面諭之仍遣內臣以告强之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光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頃年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帝曰可

光在英廟時與呂晦同論祖宗之制旬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光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詔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矣上手詔問光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

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

臣從彥釋曰唐制官官之法最善至明皇時不知謹守因高力士而輕變之其源一起末流不可復塞自英廟以至神宗之初光每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蓋懲於此矣王安石用事又復啓之蔡京恃以爲奸其權大盛天下之士爭出其門根株蟠結牢不可破遂爲腹心痼疾可勝言哉今則祖宗之法具在但守之勿失推之萬世雖至於無窮可也

王安石始爲政刱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光邇英殿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有五年一變者有二十年一變者光以爲不然且曰治天下者譬如居室弊則更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也

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庶也公卿侍從皆在此
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
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
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申
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詆光曰光爲侍從何不言
言之而不從何不去光答曰是臣之罪也帝曰相與論
是非耳何至是呂惠卿講畢羣臣賜坐戶外將出命徙
於戶內帝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詢詢何也王珪曰臣
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
又不知其虛實也帝曰聞則面言之光曰青苗出息乎

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
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
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特縣官不強富民亦
不強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已罷之
幸甚帝曰未罷也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
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
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
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
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
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

則陛下職也帝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光趨出帝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光曰不敢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光拜樞密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擧官不行青苗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不敢受命也帝遣人謂光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尋以書諭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因以諭諛指惠卿曰覆王氏必此人也小人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後六年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

光求外補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頃之詔移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言事至熙寧七年帝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書泣下欲默不忍乃復諫六事青苗等法曰此六者尤病民宜先罷之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擧崇福宮神宗登遐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

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於是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請改賜詔書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光方草具所當行者上之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係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光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光知陳州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幼沖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初神宗皇帝勵精求治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閒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帝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之欲稍自解而惠卿之流恐法變

身危持之不肯然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哲宗嗣位天下之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眾議乃定臣從彥釋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言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則其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眾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光嘗謂治亂之機在於用人耶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係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斃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

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

臣從彥釋曰光之相也天子沖幼太皇太后臨朝天下之事聽其所爲其所改法令無不當於人心者惟去元豐閒人與罷免役二者失之夫天下之士未有甘自爲小人者也御之得其道則誰不可使者今皆指爲黨人使不得自新人情天理豈其然乎故澆風一扇名實大亂世所謂善人君子者特賈貨耳可勝歎哉安石之免役正猶楊炎之兩稅東南人實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也

程顥

仁宗時以進士及第再調江寧上元簿上元田稅不均他邑尤甚顥至爲令盡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會令罷去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顥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顥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

今日若朝而除之只二日耳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再暮移澤州晉城令

顥之治晉城也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澤人淳厚尤服其教命於是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煢廢疾者責之親戚鄉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日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童兒所讀書親爲正句讀不善者爲易置之俗始甚野不知爲學顥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

去邑才十餘年服儒者服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閒無強盜及鬬死者

顥自晉城罷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一二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顥不飾辭辨獨以至誠感動人主

帝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拱手曰當

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再三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顯每進見必爲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而未嘗急功利一日極陳治道帝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顯慨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說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閒章數十上若輔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等是也安石與顯二人雖道不同而嘗謂顯忠信顯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顯每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而言路好大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

方眾人論新法紛紛之時安石以數事於上前卜之以決去就若青苗等議是也大抵帝不欲抑安石而安石之意尚亦無必但立法之始恐人阻之謂始不堅定則其後必不能行故執之也顯謂曰管仲霸者之佐也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苦要作不順人心事何耶但作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安石曰此則感賢誠意既而有於中書大悼者安石大怒遂以死力爭之而黨與分矣

帝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顥以江西路提刑顥曰使臣言
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
叅請得罷改遷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顥復求對見
帝帝曰有甚文字顥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
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顥每以陛下不宜
輕用兵爲言朝廷無能任陛下事者
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顥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
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顥特爲時望所屬召爲
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士大夫之識與不識者莫不悲
傷爲朝廷恨惜

顥之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初移澤州晉城令在邑三
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後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及知
扶溝縣事當法令嚴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
事人皆病於拘礙憂爲甚難而顥處之泰然雖當倉卒
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之率皆寬厚設
施之際有所賴焉顥之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
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
信則人不可及也
顥在扶溝時扶溝地卑歲有水旱爲經畫溝洫之法未及
興工而去官他日顥語人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

數歲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開其端使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平居無事有禮義之訓然後爲善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初安石得君自謂天下學者宗師以孔孟爲己任帝眷甚厚一日對顥因談安石之學顥曰安石之學不是帝愕然問曰何故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詩稱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若安石者其身之不能治何足以及此

顥常言王氏之於道只是說耳譬之繞塔說相輪非眞有道者也有道者言自分明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是也若乃孔子則又異焉孔子於易中止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雖性字由字已不必道蓋陰陽剛柔仁義其理一也

顥自十五六歲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庶物察人倫知盡

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人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道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率無得也其論王霸等篇係教化之本原者附之於左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著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

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道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至小康其拘法立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則天下幸甚

論正學禮賢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固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

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
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
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
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
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
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
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此則聖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今
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未俗譊譊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
德樂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
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

則天下幸甚

論養賢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
賢之道也是雖眾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
難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
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
正故招賢養才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
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
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
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

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
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
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察凡
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
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才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
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才器識能也察之
以叅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
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
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
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無負於天下矣

同治五年重修福建正誼書院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幄齋覆校
閩縣鄭　炳秋渚分校
閩縣林昌謨子宏分校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八

海澄張如蕙　受業漳浦阮蔡文仝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壽寧柳　琦

遵堯錄別錄

周衰孔子沒道學不明楊朱墨翟乃以其所學扇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盛行當是時也闢之者孟子一人而已自漢以來至於唐而釋老之徒又以其所學扇天下當是時也闢之者韓愈一人而已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然愈猶能闢之異

代同功至今賴以爲功者也昔者孔子道既不行懼人之溺於禽獸也於是作春秋故春秋一書獨謹嚴本朝熙寧初粤有儒者起自江寧以孔孟之道倡於時以管商之法施於政顚倒舜跖奪其義心混一莊揚蕩於不法正道荒蕪士風一變使蔡氏階之以濟其亂則其爲害不特釋老與楊墨爾所以發天下之瞶瞶瞶瞶天下之晦晦者當在陛下比雖詔毀其像未能廓如故臣別錄司馬光陳瓘二人之言以著其罪

司馬光論王安石

仁宗嘉祐中糾察在京刑獄會帝升遐而安石亦丁憂服滿不起其在江寧平居淡然一無所嗜好惟以講學爲事其朋游有自四方來者神宗卽位常一令赴闕未幾擢翰林學士遂大用之安石旣得君且恃其才棄衆任己變更祖宗法度汲汲然以斂民財爲意其所薦引多非其人言路之臣攻之者甚衆而翰林學士司馬光之言尤爲至切帝不用光又以書諭安石三往反不聽熙寧七年天下旱蝗詔求直言是時光判西京留司御史於是上言復以六事爲言其大略曰臣伏讀詔書喜極以謂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旣已知之羣臣夫復

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陛下誠知其如是斷然不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宴知今
日灾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更爲生民社稷
之福乎臣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卽位以來勵
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
言無不從計無不用所舉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
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侯之管仲蜀先
主之諸葛亮殆無以過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
下之所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
固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洽嘉瑞沓至乃其效
也六年之閒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
灾異甚大古今罕有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
陛下者未得其道故耶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
己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
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天下共之舍短取長以求盡
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
次有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常人之情誰肯去福而取
禍棄榮而就辱由是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立得美官
其忠直有守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一身之無所容
至於諫臺之官乃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

臣之尊忽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少有違忤則加貶逐以懲後來得諂諛之尤者然後使爲之然則執政之愆謬羣臣之奸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見之乎又奉法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旨意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係其筆端升沈由其口吻彼州縣之吏迎奉承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之守宰莫不以其所爲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爲法之至善咨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爲條目務爲新巧互陳利害各事更張使盡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已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舊則無功出奇則有賞故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有不盡力則謂之非材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奉行文書求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諷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明王之政固如是乎昔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戒羣臣尹違汝弼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失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矣而己獨不知此其所以爲萬世戒也衞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尙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之讚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以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焉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衞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是則善安從生今執政立新法而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衞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言讜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日安之正四民之富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今朋黨之缺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

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裔得少失多五曰排結保甲
教習凶器以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
費財若其他瑣細不足爲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細
舍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奸
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
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望聖心附會執政以
盜竊富貴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異矣臣今不
敢復費簡札敘六者利害以煩聖聽但陛下勿問阿諛
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
實此六者之中青苗爲害尤大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
五分則當倚閣官吏不仁者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
罪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廷小小得失固不得與聞今
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竊爲朝廷除憂而陛下曾不
知之今年以來臣衰病日增萬一溘先朝露有所不盡
長抱恨於黃泉用是冒死爲陛下言之陛下猶忽而不
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

臣從彥釋曰異哉安石之爲人也觀其平時抗志羲
皇之上其學聖人必造孔氏淵源其經術文章下視
雄愈及其立朝也登對從容每告其君必以堯舜爲
法而自任以夔龍神宗眷遇特厚遂大用之言無不

聽計無不從一時之聞可謂明良相際矣然攷其所
存則自私論其所爲則自喦必求其實效則捕風捉
影之爲原安石之心其初實以儒者爲之而其效一
不應其功烈曾不足以比管仲是何也易曰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古人有之安石無乃失之於此故耶非
臣愚所敢知也惟興舍法以經義易詞章訓釋三經
挽天下學者從之以爲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意果
在於此鼓之以名導之以利當是時也安石方名重
自謂一世宗師天下之人誰不願從故唱者雷震應
者風靡遺風餘澤淪入肌膚不可去民無有被其澤
者至今野叟能言其非而誦其說於都人邑士之前
不笑以爲狂則必怒也蓋其所以入者非朝夕也此
不足怪大抵安石類伯鯀才辨過人初自江寧來天
下傾想既以才名擅天下而又得君遂謂海內無人
棄眾任己執政未踰年御史中丞呂誨奏疏極詆其
非然傷於太刻有不當於人心者今掇其眾所共知
顯顯者數事著之於篇庶幾以悟宸衷且使天下後
世有所考證云誨之言曰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
必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
而下以塞同列是則歸善於己非則歛怨於君此眾

人之所同知也宰相以道佐人主者也於事無所與
旬日差除安石皆自親之凡近臣之不附己者皆逐
之使外補乃以爲出自聖意矯誣不恭作威害政此
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嘗奏對禰座之前不考情
實惟事誣辨比與唐介論謀殺刑名以至謹譁介忠
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之不勝憤懣發疽
而死自是同列罔不忌憚雖丞相亦退避不敢與校
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士之
賢者有弟安國人望未孚仍使同列共薦之朝廷以
狀元恩例處之猶謂之薄文卷不優而主試之人遂
羅中傷及居政府曾不半年竊弄威權無所不至自
鬻希進者奔走其門怙勢招權浸成黨與此亦衆人
之所同知也上方稽唐堯睦親之意友愛其弟以風
天下爲大臣者當務將順反納小人章辟光建言以
惑聰明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此亦衆人所同知也其
終結之曰臣指陳猥瑣未免干犯誠恐陛下說其才
辨日久歲深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羣陰迭進小
人衆多則賢者必遯禍亂必至矣又曰臣推安石之
迹固無遠略惟以立異於人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
也若安石久居廟廊必無安靜之理其大略如此已

而果然是以天下早蝗詔求直言而司馬光所陳略
盡之矣方安石未用之時天下翕然必謂可致太平
於是時也知其不可用者三人而已韓琦吳長文與
呂誨是已而司馬光不與焉此三人者以經術文章
較之皆出安石之下遠甚以政事言之則此三人者
決不爲安石所爲則安石之經術文章祇以爲不祥
之具而已故相繼論列者多矣惟誨與光獨任其責
焉彼二人之言其理昭然不可謂不至也然帝不能
用卒使禍亂成於蔡京之手庸非天乎
陳瓘論蔡京

哲宗時京與其弟卞俱在朝廷是時章子厚執政威福自
己出京卞二人實贊道之姦德相濟太上皇卽位擢京
爲翰林承旨京陰結權貴專務不德帝將有大用之意
中外洶洶右司諫陳瓘力言之章十上其尤切至者曰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弟兄在朝贊道章子
厚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子厚則果斷力行且謀且
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子厚
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美私史子厚於此時因
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又

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以取合二子子厚之矜伐京爲
有助卞之悖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
其罪京與子厚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奸黨而孫
謂董端遞陳次升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
由進擬置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
得罪而擠毀之七年之閒五害言者摒朝廷之耳目成
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鉗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
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蔽臣請略指四事皆
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知其惡
矣伯仲相符填篋如一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

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
陛下既察其罪矣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敘復
京常奏疏請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
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何以
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
以議京者二也章子厚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
自謂元豐末被命帶閤子攜劍入內欲斬王珪京
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
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珪之貶於子厚爲非
也在子厚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子厚有辭矣珪

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子厚之初篤信京卜傾心降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卜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怒而與子厚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子厚絕者爲國事乎爲家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之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則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卜同惡天下所共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不難也忠彥等不能出此託之師謀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制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出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無疑公議亦以未爲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然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欺蔑先帝與甫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

禍於子厚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矣今既可
以復留則後不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
羣之言可不念哉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
之機亦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
謂知所先後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必爲大患
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幡然悔
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隕胷何補於事此
臣之所以憤懣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與京無纖
介之隙所以言之者爲國事爾非特爲國事也亦爲蔡
氏也且京卞用事以來籠絡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
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材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
爲不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
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
指爲蔡氏之黨若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反爲朝廷
之用所以消去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
已此亦已用之術在昔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
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
惠卿既出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亦兼取而並
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
及於朝廷者以此然則消去朋黨之禍惟在去京而已

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其布腹心其成私計羽翼成
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蚤悔漸成
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
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閒君
臣或以爲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
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以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
身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
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
老之人康强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
必成腹心之疾伏望陛下謹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

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則天下幸甚取進止帝以璿之
所論不根罷右司諫添差監揚州糧料院尋改差知無
爲軍攉復上章條其事件曰臣上件所言在既責揚州
糧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
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
非則當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桀驁自肆無所畏憚
而臣章屢上並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爲信不
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爲聖政之
累無大於此且京久在朝廷當以輕君罔上爲能以植
黨任數爲術挾繼述之說爲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

不忠不孝之名加之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
不行士論憂恐京若不去必爲腹心之患宗社安危未
可知也臣之一身遷貶榮辱何足道哉所有差知無爲
軍敕命臣不敢祗受迤邐乘船前去揚州聽候指揮
臣從彦釋曰揚子稱樗里子之智也曰使知國如知
葬則吾以疾爲著龜以甚言知國之難也陳瓘之論
蔡京其吉凶禍福莫不兆見可爲國之著龜者矣然
京終大用鞫爲禍福瓘言不售終斥逐流落以死於
外王黼繼之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豈不甚可惜哉

同知五府事兼福州路兵馬鈐轄管句學事臣周
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臣李綱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煚惺齋覆校
閩縣倪　琪粹卿分校
福州高景崧又申分校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福安吳瑞焉仝校

漳浦阮蔡文

漳浦蔡衍鋐

議論要語

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

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衮爲戒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之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周厲王監謗秦始皇偶語者棄市徒能禁於一時豈能禁

之於萬世觀厲王之惡至秦之世而不可禁始皇之惡至漢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於後世而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賢君所以專務修德而樂聞善言當時之臣故亦樂告以善道而成一代之治安彼二主不達此規規然徒禁一時之論難行事不善使人不敢議其非或致亡於一朝而取譏評於萬世不亦誤哉然想當時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濟之此可以為世戒

仁義禮智所以為立身之本而闕一不可故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而無羞惡之心則非人以辭讓之心為禮之端而無辭讓之心則非人以是非之心為智之端而無是非之心則非人也掊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況四端俱亡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寶之亂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指國家而言故晉武平

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平陳房喬知其不久禍福倚伏者其在茲乎

唐德宗之惡過於紂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何則仁義所以治天下之本而紂皆殘賊之遂失天下觀德宗之惡詎止於賊仁義哉社稷不亡幸矣

奸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强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賢如李文饒尚不能免此況李林甫之徒哉爲人臣者視此以爲戒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於耗敎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敎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敎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

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
故天下所以必亂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
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
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
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
眾此孔孟之所以汲汲
繼志述事禮記獨指武王周公不可執定而行使宣王繼
厲王志述厲王事可乎
石守道采摭唐史中女后奸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
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奸臣壞
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
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
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
知人則奸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
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氏惠妃蕭嵩楊思勗
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
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
治之本歟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

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
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
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三代法度秦盡變之然獨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遽
滅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
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
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
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
況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體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
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
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用
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
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
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奸而復用焉觀元
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
反之此亨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

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爲君可知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愛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以君言之則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張敞得之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君言之則龔遂黃霸得之君臣俱美以臣言之則龔遂黃霸優劣於此可見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路溫舒首以尚德緩刑爲戒援引古今至於千古其後

蓋寬饒楊惲以無罪見戮果符溫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主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兩盡其道溫舒見而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徙惜哉

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貨果因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爲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成湯處心過於武王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武王以受罪浮於桀曰今朕必往則豈復有慙德哉又湯誥數桀之惡淺而泰誓數紂之惡深善乎古人謂紂雖無道不如是之甚者誠知武王之心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强明自任必能拒諫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一時所畏然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其爲忠厚之士苟威勝德則未免爲鍛鍊之流觀羊祜與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祜尚德而預尚威乎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爲善見其惡則習於

爲惡習於爲善則舉世相率而爲善而不知善之爲是
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於爲惡則舉世相
率而爲惡而不知惡之爲非五代君臣是也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
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
可與立而不可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
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
張良近太公之才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
其時則宜論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同治五年重刊
正誼書院藏板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德化陳　煦惺齋覆校
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侯官范福年綏之分校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十

福安吳瑞喬
受業南平康濟海仝校
漳浦蔡衍鋭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雜著

春秋指歸序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

秋誠百王之通法耶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此處有誤姑依原本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爲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一矚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爲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爲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冠屨顛倒外齊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而爲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掄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以垂後世傳無窮眞後世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則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惠僖楚人大爲中國患於時尊天子攘四裔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

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不免爲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閒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註也猶鑑揜於塵未有人焉刮垢磨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毘陵授學經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覩也宣和之

初自輦下趨郯鄂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閒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韋齋記

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常治之室聚羣書宴坐寢休其閒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佩韋之義汎觀古人有以物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爲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拚未能遂志因作航齊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歎曰自孟軻氏歿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其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苟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於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嘗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耶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杅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

延平先生答晦翁云承錄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淒然某中間所學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處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此氣象

儘有地位也

誨子姪文

東鄰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弈飲酒馳馬試劍挾彈持弩與羣小爲伍見士人則逃遁西鄰有百貫家子孫不羞里巷不顧父母日復如是諸子前行路人肉杖之曰爲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議曰吾二家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之則恐敗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爲是乎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賤之徒終遭刑責而後已吾將拉汝二人訪諸南鄰萬斛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南鄰萬斛之家數十人入孝出弟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閭門之內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君之子孫若是夫何爲而至是也南鄰萬斛丈人曰吾之誨子孫也非鞭非笞非詬非詈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姪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執諸公倣杜牧示姪聯句又寫范文正公家訓題東軒壁句時人謂之東壁句吾將示之倣倣寫於東壁示子孫尤佳東西二丈曰敬聞命矣願得本以寫於壁焉

與陳默堂書

從彥承諭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

從彦聞尊兄此言尤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漫錄其書併從彦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爲然否

詩

觀書有感

靜處觀心塵不染閒中稽古意尤深周誠程敬應龐會奧理休從此外尋

自警

性地栽培恐易蕪是非理欲謹於初孔顏樂地非難造好讀誠明靜定書

示書生

知行蹊徑固非艱每在操存養性閒此道悟來隨寓見一毫物欲敢相關

顏樂齋

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眞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

邀月堂

矮作垣牆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後改云也知鄰鬬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

延平先生云羅先生山居詩侗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

者錄去邀月臺詩云云侗見先生出此語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改云也知鄰鬬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送南劍王守歸二首

三年政化被生民甘雨祥風溢劍津解組幡然賦歸去攀轅無計可留恂

未把陽關三疊吟且將謬句寫離心千尋浩浩鐔溪水別恨不知誰淺深

勉李愿中五首　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於聾盲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逐佛學惑他歧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學道以思爲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

不聞雞犬鬬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祇恐操心近矢人　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決擇也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　吾道當無凝於物

權門來往絕行跡一片閒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好水

還林下養疏慵

自述

松菊相親莫厭頻紛紛入世只紅塵自憐寡與眞堪笑賴有清風是故人

題一鉢庵

可憐萱草信無憂誰謂幽蘭解結愁欲得寸田斷荆棘只消一作祇應長伴赤松游

挽吉溪吳助教三首

室富眞儒業門多長者車明經方教子得第已榮家性守仍知分天然不愛奢百年成古昔行路亦咨嗟

新生誇躑躅舊德歎凋零冷帶商巖月光淩處士星布衣難得祿白首易窮經追想今何在溪流對洞庭

顏樂亭用陳默堂韻

平時仰止在高山要以亭名樂內顏顚倒一生渾是夢尋思百計不如閒心齋肯與塵汙染陋巷豈容俗往還堅守簞瓢心不改恐流乞祭向墦閒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自嗟踽踽復涼涼能仰四方日送歸鴻心自遠門堪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綠侯戶千頭橘又黃我醉欲眠卿且去肯陪俗客語義皇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十載猶緇京浴塵歸與那復廁朝紳君今談笑青油幕我
但巍峩鳥角巾江漢更從尼父濯衣冠窗羨屈原新欲賡
孺子滄浪詠會意須還舍瑟人

題靜亭

鼎牀新亭靜更幽四時景象鎮長留端如和氣襄談笑恍
若春風中泳游排闥山供藍色重憑闌水擁璧光遊我來
登賞無窮趣好把詩篇與唱酬

送延年行　延年弟子也不知何姓以詩辭歸先生用韻以餞其行或曰年與平字畫相似疑即延平謂李愿中也

聖言天遠海潭潭獨在潛心久泳涵猥念百家非己好妄
將一貫與君談賢如賜也才知二學若陳亢只得三此道
悟來因自足卻隨鵬鳥話圖南

再用韻送延年

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顧我日思攀劇論荷
君時與得高談眼前舊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沒二三幸久
相親頻握手遽成分別又東南

和延年巖桂

幾樹芬芳檀與沈枝枝若占郤家林風搖已認飄殘菊日
照渾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清陰我今

不願蟾宮折待到蟾宮向上吟

題德士退庵

牛頭山頂鎌煙霞簷月松風即我家筏渡有情新活計袋空無物舊生涯已將黃葉分雙手卻攜白茅占一窟會得嬾慵歸去路索然忘鳥更忘花

賀田溪張公遷居

華構經營占地靈濃嵐環合數峯青苟完公子方成室趨訓兒孫已過庭豈止一時誇壯麗定知百世享安寧顧惟善頌非張老祇貢湯盤往日銘

和張公敘別古風

良工創新第瀟灑俾洞府經營未畢工四面方輿堵蛟龍忽夜徙空中震雷雨親舊賀於門主人迎孔戶連喚鳳兒來藏書多幾部爲我張廣筵酬賓酌以旅人謂主公賢敦樸嘆峻宇規模出心匠務卑由乃祖欲圖久安逸勿辭暫勞苦忠孝闡門家詩禮光族緒居室云苟完謙沖彌自處玉石不分別鶴雞謾爲侶顧予局促輩鄉評少推許嘗游莊嶽閒喜作齊人語何幸天相之幡然交鄒魯早年欽大名馳書聊以序比來揖清風談笑揮玉麈見之名利盡久侍豈無補素志以深酬青眼猶相與默念湯盤頌未爲傾肺腑何當惠古風錦繡施箋楮妙曲誠寫和取則憑柯斧

先生白雲亭獨寐龕寄傲軒皆有詩及銘記數篇以紙
蠹朽錄不能全俟後搜尋眞本當得其錄旨嘉定己卯
中春屏山羅棠君美敬書

同溫玉侯官楊　沒雪滄總校
正訛書畫重校刊周　德化陳　煦惺齋覆校
閩縣黃鳳翥秋岡分校
福州陳春年逢村分校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十終